

本文作者褚問鵲女士浙江嘉興人，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中校編譯主任，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。圖為褚女士民國卅六年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時留影。

# 多情自古空餘恨 ——花落春猶在之十四

· 褚問鵲 ·

## 北望匡廬玉人何處

偕行月刊出到第三期，接奉陳辭公的傳令嘉獎。我對於嘉獎與否，本無所謂，祇是看着淡園高興，×××爽氣，倒也覺得怪有趣味呢。

誰都知道，我之如此日夜辛勞，貼錢苦幹的緣故，並不爲了希望嘉獎，我既已視功名如敝屣，又安肯爲此區區而付出全身精力？祇爲替女人爭一口氣，叫×××一班人看看，女人的能力是不是像他們心目中那樣薄弱的？此外也要給淡園

爭面子，做點出來塞塞×××等的嘴。同時，自到江西以後，手中寬裕一點，我曾寄了一百塊錢給黃適的母親。對於真兒的衣着伙食，我寄去的錢也比從前多，希望孩子過得好一點。可怪恰如近來很少寫信，大約是忙吧。

我因公事方面剛剛有了一點基礎，可以鬆一口氣了，豈知私事却又給了我不少的煩擾，原因是陸松禱生氣了。他說：「望斷雲天，好不容易望到了你的信，却祇寥寥數語，有如電報一般。」其中有幾句話，我至今還能記得，他寫道：

「北望匡廬，玉人何處？」又風趣地說：「古人云思婦樓頭，征人陌上。我如今已成思婦，而你却做了征人，此中況味，無可言說……」

我接到他這樣的信，簡直啼笑皆非。他該想不到他心目中的玉人，早已成了泥人；每每好幾天不照鏡子，用冷水洗把臉，短髮一梳，就動筆做事。穿的是灰布上衣灰布裙（我在軍中本可穿軍裝，但我以爲自己並非戰鬥人員，何必硬要穿軍裝來唬人，所以一直穿灰布便裝，抗戰時期則穿我自己設計的連裙制服），業已變成一名準丘

八的醜相；還玉人什麼？因他做的是已上軌道的事，而且居於指導地位，自然是靜態的。不知道我所過的是一種近乎兩面作戰的生活，每日憂慮長談，辛勞煩惱，那有閒心情來和他談情說愛？這些時，確是冷落了他。使得這個賦性纏綿的詩人，便要向我叫起苦來。他寫完了詩一般的抒情信以後，不免說到了現實。他說：「小松竟偷了錢去賭博，我把他重責一頓，決心不要這個兒子了。我將被他氣死，真是生不逢辰，來此孽障。」

於是，我放下了山一般的稿件，用一個黃昏的時間給陸松濤寫信；我引經據典的說了些話去安慰他，至於小松的事，我勸他看在他亡母的面，不要絕之過甚，還是善言規勸，希望他能夠覺悟。如其屢勸不改，再行處理不遲。我認爲小松資質聰明，他會自拔於深淵的。

陸松濤回信說：「小松看了你的來函，感動得哭起來。他自己打自己道：『我從前那樣對阿姨不好，氣她，她倒替我死去的母親說話，她太好了。我一定從此戒賭，報答阿姨的一片好心。』現在小松已用一根線圈在自己手上。他說如再去賭，就把自己的手砍下。」松濤寫道：「你有無窮的母愛，可以感化任何一個孩子的心。我真想馬上帶了小松飛去江西向你拜謝，你成全了我父子。」陸松濤高興，我也高興了。他是我將來白頭偕老之人，目前雖然相別，將來終必相聚。家是人的根本，幕府生涯決不會永久的，我知道。

我剛把陸松濤安撫好，真兒的信又來了，他

是用我開給他的信封寄的。他說：「大毛常常欺侮我打我，乾媽同乾爸天天吵架，媽媽快來帶我去吧。」自然其中有不少別字，也有多一橫少一柱的。但就這樣的幾句話，已把我的心整個擾亂了，我六神無主地，既心疼兒子在人家裏受苦，又就心請不准假。因爲陳辭公正在前方打仗，我怎好爲私事去向他請假？急得一夜都沒有合眼。結果我提醒自已道：何不向辭公夫人去陳情，看看能不能放我去一趟上海把孩子接來呢？女人總比較同情女人的，況且這位陳夫人很有賢德。她是譚祖庵院長的次女公子。與陳辭公結婚未久，有一女孩，年方一歲。她既做了母親，自然會了解一個母親的苦心的吧？梳洗已畢，便跑去北壇陳公館（在葆靈女校附近），見了陳夫人說明來意。陳夫人馬上答應說：「不必上報告了，我可以做主，准你兩星期假，你趕快去吧，孩子放在別人家裏，總是可憐的。」

我與陳夫人早在筷子巷見過，淡園曾說：陳夫人教養很高，沒有架子。此時是第三次見面。夫人好像又懷孕了。我不敢使她勞神，忙忙辭別回來。立刻請唐太太上樓，要她每天爲我代收稿件，接待來賓。交代已了，即行整理行裝。幸而瓷像、瓷器已經燒好，上面都有款識，我把碎布將瓷器包裝妥當，放在箱子裏，隨身攜帶，以免損壞。

三天後到達上海，走進王恰如家，正是下午五點。看到真兒呆呆地坐在一張小凳上，抬頭望向天空，似乎在想什麼吧？

「真兒，我來了！」我這一聲喊，他回過頭

來看見了我，驚喜得差點連人帶凳跌倒在地上了。他吃吃地說：「我正在想媽媽，媽媽就來了。我昨天晚上偷偷叫媽媽，媽媽聽見嗎？」

母子倆幾乎抱頭大哭起來，瞥見大毛姊妹三人正在院子裏玩造房子的遊戲，看見我，輕輕地叫了聲：「阿姨！」

「媽媽呢？」我問。

「出去了。」二毛搶着說：「奶奶、爸爸都不在家。」我發現這個家竟然沒有一個大人，光剩些小孩子，這是從來沒有的現象。正在詫異，忽見一個年輕女子從樓上下來，一見我，便和顏悅色地叫了聲：「小姐，小姐是來看太太的嗎？太太出去買東西，就要回來的。小姐請坐。」一口上海話，看她年紀不過二十左右，生得也還白淨，衣着也清爽，大概是新來的嬸嬸吧？她在爲我送茶的時候，我發現她似乎已經懷孕。怎麼懷了孕還出來幫人家？莫非是家境太不好的緣故吧？大毛的嘴最快，她告訴我，她叫阿秀。接着就拿手指對阿秀括臉道：「阿秀阿臭、臭、臭、臭、呀呀呀！」

這個名叫阿秀的女子，臉紅紅的立在一旁，大有手足無措的樣子。

我見家無主人，不便久坐，祇把行李放下，對大毛和阿秀說：「我帶阿真出去一下，媽媽回來，告訴她一聲就是。」

攜了真兒，先去爲他補充一點衣物，我見他鞋子襪子都是破的，褲子上也開了洞。

買好了衣物，纔去開旅館。洗過臉，休息一陣，母子倆都餓了。這時真兒已打扮一新，就跟

我同去冠生園吃飯。真兒告訴我：

「吃飯的時候，乾媽和乾爸爸常相罵。有天，乾媽把桌子一推，碗碟和菜倒了一地，大家都吃不成飯。我嚇得不得了，才寫信給媽媽的。」

吃完飯，回到旅館，預付了租金，（因我未帶行李，照規矩要先付錢的。）然後同王怡如家來。

### 秦良玉的時代已過

客堂裏一片吵罵聲。恰如正戟指罵她的丈夫：「你是豬，你是狗。我要同你離婚！」

「我是豬狗，你是老虎。」陳竹雲說，聲音不高。瞥見我，便像見了救星似的，「好了，好了，舒華妹來了，請舒華妹給我們評理吧。」

我笑道：「夫妻倆船頭相罵，船梢談話，何必必要別人插嘴呢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，我早已不承認他是我的丈夫，我所愛的丈夫已經死了。」恰如說着，氣忿中透出淒涼。

「阿秀又在哭了。」大毛潛來向她媽媽報告。「哭就讓她哭去！這種賤人，理她做什麼？」做母親的回答。

我已稍稍摸清了夫妻吵架的原因，但也暫且裝作不知。從箱子裏取出一些在南昌定燒的燂碗（有蓋的瓷碗，當時很時行）送給恰如夫婦。

恰如看見這些美麗的瓷器，不覺高興起來。她說：「我正想有這樣一堂細瓷呢，請客也好看。」

「可惜我們這家快要散了，恰如想同我離婚

。」  
我回答：「這是氣話，說說罷了。有那麼好的孩子，離婚總是不幸的事，恰如不會真的這樣做的。」

恰如沒有作聲，轉背正在摩弄那許多可愛的碗。我深知恰如的脾氣，有口無心，便對竹雲囑了囑嘴。竹雲會意，立刻走過去向恰如說好話：「太太，我錯了。我憑你罵，憑你打，你祇不提離婚的話就好。」

「哼！不要臉。」恰如嘆味一聲笑了。  
於是坐下來隨便談天，我說：「這次是請假來，打算會見我的一位親戚。南昌房子已租好，順便接真兒回去。這些年拖累你們也太久了，我真是感謝不盡。目前在軍中工作，也不能說怎樣如意，不過我如不犯過錯，總是可以做下去的。」

「你現在獨當一面，我們都很羨慕你，你真有辦法。你如不來，我正想帶了孩子去找你呢，這個家我待得也有點厭了，我認爲家是女人的無罪監牢，你已獲得自由，我勸你千萬不要再去找罪受吧。」恰如一肚皮牢騷。

我奇怪，這獨當一面的話是那裏來的？  
聽竹雲一說，方始解開了這個謎，原來是陸松濤到處寫信，通告他的親友，說我正在做什麼做什麼，而且把我挽救小松一節，繪聲繪影地加以渲染，說我是最偉大的母親。所以許多人都知道陸松濤有了如此出色的一位未婚妻，自然是值得他驕傲的。我却心上雪亮，松濤此舉，目的是在向王哲生示威，並使陳竹雲也有所顧忌，不敢

再亂給我介紹別人了。  
我說：「今天已開好旅館，明天去龍華掃墓。」說着便取出黃適的盜像給大家看。

陳竹雲嘆道：「舒華妹總算對得住黃適了，他死下來給了你這麼多的苦痛，你用血汗錢養大了他的兒子，債務理清。這多年以來，你總還不忘爲他掃墓，又燒了瓷像紀念他。真是難得，真是難得。」他望着恰如嘆了口氣：「我如死了，你祇好帶着三個孩子去討飯了。因此你天天叫我去死，我還是不能死的。」

說着話，阿秀送出消夜來，是幾碗蓮子粥。恰如嚐了一口，嘆道：「淡死了，阿秀快去把糖缸拿來。」阿秀諾諾連聲地去拿了一只糖缸送上來。冷眼看陳竹雲，對於阿秀，連眼皮都沒有抬一下，一臉孔主人的樣子。不知道內情的人，真不會清楚他們中間的關係。

我暗暗嘆一口氣。吃了消夜，家庭的空氣也似乎溫暖了一點。陳竹雲也稍稍恢復了一點氣概，他自然又提出了老問題：  
「王哲生上無父母，下無兒女，他又很開通，歡迎你把兒子帶去。你爲什麼避之若浼？他已擔保你可以升正教授，你竟一口回絕。如你當能當上大學教授，社會地位就穩固了。你現在做軍中工作固然好，我要說句不中聽的話，一個女人在軍隊裏是不會有前途的。如今軍隊講出身，秦良玉的時代早已過去。那麼你不過做一個替別人造樓梯的幕僚罷咧！能够不被烏盡弓藏就算幸運了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什麼前途可說嗎？」他

喝口茶，語氣一轉，又轉到了我的個人問題上來

。他嘆道：「陸松濤到底有什麼好？很窮，對你的事業毫無幫助，母親又蠻，試問你要等到幾時才和他結婚？」

「十年，二十年。」我回答，聲音很堅決。

我說：「人活着，就為了一個信字；我答應了替黃適撫孤，就要把這孤兒教養長成。後來，我本不打算再嫁。陸松濤竟然以性命作孤注，我能見死不救嗎？既已和他定約，那就生死不會改變的了。陳先生為我設想，也是你的好意。不過我也許太傻，認為我現在這樣的生活，也很充實，很有意思。」

王怡如插嘴：「你比我幸福多了。黃適生前，對你十分忠實。一個女人有了不忠實的丈夫，還不如乾脆做寡婦爽快。」

說的陳竹雲臉上又有點訕訕的，他老着臉皮講起他的一面之詞來：「我祇是為了兒子才弄阿秀的。她，一個鄉下姑娘，當然不敢同恰如對抗。將來生了兒子，恰如總是嫡母。如其我去找一個有身份的女人，她自然不肯服低作小了。其實要拿恰如的脾氣來說，如是別的男人，祇怕早已和她離婚了。她的這種做法，等於把自己的丈夫往別的女人懷裏推。可是我還是不忍同她離婚，祇為我已娶了她，又有孩子。舒華妹，你不妨勸勸她，祇求她天天吵架，我就會對她焚香頂禮了。」

「好吧，我盡力而為就是。」說着起身。因不見老太太，我問：「奶奶呢？」

「走親戚家去了。」

我便帶了行李和真兒回去旅館。恰如送我出

來，她說：「明天一早到旅館，陪你去龍華掃墓。」

### 飛上枝頭變鳳凰嗎？

我叫茶房找來泥水匠，帶着工具和材料等候。王怡如一早就來，我們便攜了真兒和那工匠一同到龍華去。

五月天氣，郊外還很荒涼。孤墳寂寂，各處都已長了野草。想起了琵琶記上借張廣才之口說的那兩句：「未歸三尺土，難保百年身。已歸三尺土，難保百年墳。」的話來。世亂如此，黃適的墳能够保得多少年是誰也無法預料的。我活一天，總儘可能給他照顧就是。想着，就叫工匠把瓷像嵌在墓碑上，又做了一個出簷，以免風吹雨打。

真兒過來看了道：「爸爸不像我啊！」

恰如和我都笑起來，恰如矯正真兒的話：「你應該說你不太像爸爸，不能說爸爸不像你。」

是的，真兒的面貌大部份像我，祇有性格有點像他的父親：聰明，但不善料理自己。

知道恰如有話要對我說，於是我付過錢，打了工人去後，兩個大人便揀了塊乾淨的草地上坐下來，真兒則去捉蝴蝶玩。

我笑道：「陳先生這個人也真有意思，說王哲生好的是他，說他氣死前妻的也是他。我固無意於王哲生，但覺陳先生也實在矛盾得可笑。」

恰如嘆息道：「就因他耳朵軟，自相矛盾，纔弄成今天這樣的局面。」恰如從痛苦的記憶中拉出了絲絲縷縷，她說：「這件可嘆的事，是老

太太一手辦成的，竹雲祇是個鬧劇的扮演者罷了。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嗎？老太太常常喃喃咕咕。今年年初，原有的娘姨被老太太罵走了。她就自己去跑薦頭行，選中了這個阿秀。阿秀原是個童養媳，家住浦東鄉下。據說還不會和未婚夫圓過房，原因是那男人不務正業，流離浪蕩，常年不回家的。這童養媳一氣，十八歲就出來幫人。學得一手好本事，會燒菜，燙洗樣樣都行。那時我的舅母住在開北常常生病，要我去照料，我就三天兩頭不能回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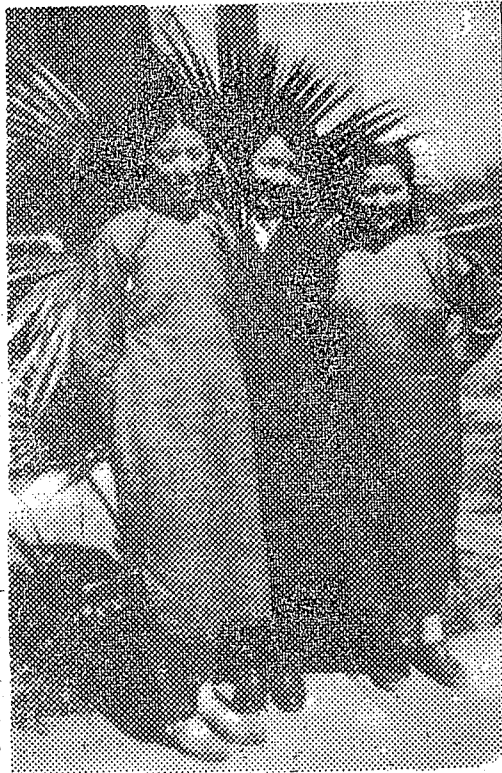
「等到舅母病好，我回家發現，竹雲和阿秀已經住在一起，而且阿秀的肚子也大了。竹雲向我下跪，說他對不起我。你知我是受不了委屈的，當場就要和他離婚。竹雲說好說歹，一定不肯，那付怪相就和昨天你看見的一樣。結果，花了三百塊錢，把阿秀的『八字』（即庚帖）買到。又把他的寡母找來，阿秀自己對她娘說，願意做陳家的小，也不願回鄉下去了。雙方說定，她娘家人以後不許上門。如今我已把陳竹雲從我的房中推出，把他趕到亭子間阿秀那邊去了。一個已經污濁了的人，我還能要他嗎？當然，從此以後，我也不再尊敬我的婆婆，她是阿秀的婆婆，與我無關了。不過我一有不快，就要把竹雲罵一頓出出氣。此外的情形，你已看到，不必再來介紹了。你看我究竟應該怎麼辦？離婚呢？還是就和豬狗們在一個屋頂下繼續生活下去？」

這問題的確要好好想一想，纔能够加以回答。但有一件事是個先決問題，我猝然問道：「我知道你心裏還是愛你丈夫的，否則就不

會這樣生氣，是不是？」

恰如的眼淚掉下來了。

「我雖不曾經過這樣的痛苦，但也可想而知。眼看着自己懷抱中的人又去投入另一女人的懷抱，實在是件難於忍受的事。古時候的大太太之所以能够容忍丈夫納妾，是在禮教的強力下迫使就範的。不想在今天厲行一夫一妻制的時代，老一輩的人，竟還想教下一代人去受苦難，真是太不應該了。話說回來，離婚固然痛快，但後果也很值得考慮。社會上雖不反對離婚，可是一般人對於離婚的女人依然非常歧視。如其沒有孩子，問題還比較簡單，有了孩子，父母離婚，最不幸的是她的兒女。再就是經濟問題，陳先生家無恆產，教書收入有限，維持一個家庭已須量入為



本書作者(中)早年在廣州東山王公館留影，右為女詞人陳璇珍，左為王壯為夫人。

出，給你的贍養費也必然不會太多。你把孩子留給丈夫當然不放心，帶了去，這筆生活教養的支出又從何而來？再嫁當然可以，不帶孩子，你必然做不到，帶了孩子，勢必問題更多。因此依我看來，你不如自己出去做事，精神上有了寄托，也可以有點收入，調劑一下。家，當然是你的，你不能放棄。高興回家看看，煩了就到學校去，也省得嘔氣。這個阿秀，性情似乎還好，你對她不妨恩威並施。借她的肚子給你生個兒子，也省得你自己肚子痛了。況且你們也可以省一個娘姨，祇要管住陳先生不寵她就是。」

她沉默了半晌說：「你的話也有道理，讓我考慮考慮。不過你說出去做事，我當初鬧戀愛昏了頭，高中不曾畢業就結婚了。沒有文憑，如何做事？你倒說得輕鬆。」

「依我想，私立學校也許不需要證件。」我說：「沈思期的太太辦了個學校，我今天要送瓷器去給她，順便問問。她的社會關係好，總可以給你找機會的，你等我的信就是。」

「不！你知我是個急性子，你也要走的。我想請他們明天晚上來我家吃飯，就便談談，有什麼機會，當場可以決定，比

你轉彎抹角快多了。」

正說着，我的眼睛忽然看不見了，已被一雙小手蒙住，我趁勢捉住他的手，把他拖向懷中，問他：「捉了多少蝴蝶？」

恰如望着真兒，羨慕地說：「我如有你這樣一個好兒子，竹雲也就不會變心了。兒子對於女人是何等地重要啊！」

「那也未必盡然。」我說。心中却在想，恰如的失敗，自然原因很多，她對愛情的看法太天真，也是其中之一端。不但恰如，目前許多由戀愛而結婚的新女性，所犯的錯誤也和恰如一樣，她們錯認為已經結婚，丈夫已成了囊中物，不必再注意對方的心理了，於是把婚前那一套，一字不改的搬了來。她們婚前是女皇，男人百依百順，婚後也就要維持她女皇的身份。時間一久，做丈夫的必然會漸漸感到受不了。尤其當丈夫從外面辛苦了一天回來，沒有一頓好飯吃，沒有一張好臉看。日子一久，問題自然會發生。我曾幾次看見陳竹雲對着飯菜皺眉，看了看太太却不敢作聲。恰如更盡量當人給丈夫下不去，故意傷他的尊嚴，對於婆婆也從不侍奉。而這個陳竹雲又是個極平凡的男人，他有一股男人的需求，他要兒子，也要一個能給他溫存的女人。正好阿秀所具備的條件，都是恰如所沒有的。經不起母親的一再慫恿，醜事就做出來了。幸而阿秀娘家沒人作主，否則如其把男主人一告，陳竹雲不身敗名裂才怪呢？可嘆這些鄉愚，自以為飛上枝頭變鳳凰了，便死心塌地的做了小。可是阿秀未受教育，無知識，精神生活和社會地位自然不能與恰如相

比，因此陳竹雲還是不肯放棄怡如。這個家目前雖然勉強可以維持，將來的問題必然還多，這老少四個人可能都不會快樂，真是何苦來呢？我也從此看不起陳竹雲，認為他太無品行，同時對怡如惋惜。

抬頭看見怡如和真兒玩，我就勸道：

「人生本來不過如此，陳先生對你依然尊敬，面上總還算過得去，阿秀祇是個娘姨身份，也就算了。事在人為，你好好教養自己的女兒，將來不妨和女兒住在一起。但目前，家庭經濟權仍舊要握在你自己手上的。這事很重要，不可不注意。」

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」怡如流淚說。

我也為她感嘆無窮。談話已告段落，我們便起身。我攜了真兒，再去黃適墳前拜了一拜，以示告別。

### 調和鼎鼐小試牛刀

沈思期的太太，我還是第一次見面。相貌不太好，教養倒還不錯，一付職業婦女的言談舉動。對於我定燒了瓷器送她們，謝了又謝。沈思期說：「你現在軍隊中有這樣的地位，也真不容易。想想黃適去世的時候，真不知道你該怎樣活下去？我們又心餘力絀，幫不了多少忙，也實在虧你自己有能力。」

我自然又把過去事提出來，向他們道謝一番。我忽然有一種感覺，上海人對於陳誠將軍的期望很高，口碑也好，認為我進十八軍工作很對，也很使他們羨慕。當然陳竹雲除外，但他的對我

澆冷水，祇是爲了王哲生而不是爲了別的。

隨即言歸正傳，沈太太說：「如其陳太太太嫌委屈，我們就請她擔任三年級的級任教員。暑假前起薪，月薪七十，不供膳。不知陳太太嫌非薄嗎？至於證件，私立小學倒沒什麼關係，祇要教得好，家長們滿意就是了。」

怡如急着問：「有沒有宿舍？我想搬去住。」

沈太太瞪大了眼睛問：「你不是有個家？離得開嗎？」

我怕怡如說溜了嘴，帶出阿秀一節，那就會把事情弄僵，便插嘴道：

「陳太太很負責，深怕課本帶來帶去會遺失，所以想有間房子做事可以專心些，刮風下雨就在那邊住一夜，不至於急着趕回來了。」

「是呀！我也不是想長住，不過中午睡一下，歇歇腳罷了，祇要有張床就好。」

「那有的，那有的，教室後面有間小房間，做陳太太休息的地方也還方便。祇怕校工照顧不到，不嫌怠慢就是了。」

這個沈太太很老練也很精明，正好阿秀上錯一道菜，又打破了一隻碟子，怡如就要發作，我以目示意。怡如纔沒有開口。我輕輕安慰阿秀道：「不要怕，我明天去代你買一隻就是了，有的是瓷器。」

阿秀感激地說：「難得小姐好心。」她說的很低，怕怡如聽見。這個可憐的女人，依我看，她的日子並不比童養媳好多少。殘忍的男人，爲了滿足自己的欲望，不惜犧牲那些無告的女人，陳竹雲不過一個例子罷了。

沈太太似乎已瞧料三分，便不住地誇說菜燒得好。沈思期打趣陳竹雲，你幾時找到這樣一個漂亮的娘姨？陳竹雲的臉飛紅了，做了虧心事，自然怕人點破。我乃引轉題目，再談學校的事。這頓飯，總算吃得還安穩，沒有當場出彩。

臨別，沈思期告訴我，聽商務書館的人說，陸松濤在那邊把分館的業務推展得很有進步。沈思期認爲陸的學問既好，能力又強，得人器重，決不是偶然的。

(未完待續)

## 訂份中外雜誌贈送國內外親友是—— 最好的禮物

一次贈禮·受月月惠

如代海外讀者長期訂閱，全年共新台幣伍佰元，兩年玖佰貳拾元，請將書款存入郵政劃撥儲金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海外讀者直接訂閱 全年十二期美金拾叁元，兩年貳拾叁元，請寄英金

支票或匯票至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